

# 东北虎的边界

斯 雄

中国成语、俗语中，与老虎有关的还真不少，比如“如虎添翼”“为虎作伥”“虎口拔牙”，比如“初生牛犊不怕虎”“老虎屁股摸不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表达的情绪，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字：“敬畏”——既爱又怕。

平原上的人们对于老虎的认知，大多来自书本。我从小生活的江汉平原，一马平川，河湖港汊密布，没有山林，野生动物不多，没有猛兽。聪明如老虎，或许也知道虎落平阳的凶险，当然不会在这里出没了。

2021年10月12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被列入第一批国家公园名单。老虎是“森林之王”，而野生东北虎又被称作“虎中之王”。你看它：步态矫健、威风凛凛，带着与生俱来的逼人霸气；头圆而大，脑门上数条黑色横纹，明显呈一“王”字。

东北虎也称西伯利亚虎，猫科，豹属动物，是虎的一个亚种，主要生活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东北的吉林和黑龙江，被列为世界十大濒危动物之一，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之一。

在中国东北，历史上曾经“众山皆有虎”。由于人为活动的增加，森林消失和退化，野生东北虎种群和栖息地急速萎缩。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自然保护区建立，特别是吉林、黑龙江两省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实施全面禁猎，东北虎栖息地生态环境逐步改善，野生种群得到恢复。监测数据显示，2012年至2014年，中国境内的东北虎至少有27只。

新设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横跨吉林、黑龙江两省，面积14065平方公里。这里是中国东北虎、东北豹历史天然分布区以及唯一具有野生定居种群和繁殖家族的地区，是我国东北虎、东北豹种群数量最多、活动最频繁、最重要的定居和繁育区域，也是重要的野生动植物分布区和北半球温带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早就听说，北京师范大学虎豹研究团队野外工作负责人冯利民博士，连续17年致力于东北虎的观测研究，在各大网络平台上早已成为宣传保护东北虎的“网红”。

今年2月24日，我专程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第一站直奔延边大学珲春校区，这里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基地，以及由国家科技部批准设立的东北虎豹生物多样性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在由北京师范大学和延边大学联合设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研究院监控室里，冯利民给我们展示了“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能24



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野生东北虎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供图

小时全天候观看野外的实时画面。该系统将现代通讯、卫星遥感、无人机、人工智能、云存储和计算、大数据分析等现代科技手段结合起来，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布满上万个红外相机。

冯利民一脸掩饰不住的欣喜：今天凌晨1时23分，红外相机监测到东北虎的踪迹，一会儿我们一起去现场查看。

顶着呼啸的北风，驱车半个多小时，来到距离珲春市马滴达村不远的331国道旁，下车踏着一尺深的积雪进山，步行不到一刻钟，雪地里就出现了一长串拳头大小、形似梅花的雪地脚印。冯利民边拍照边说：“这就是东北虎的脚印，成年、雌虎。东西方向，行动轨迹大致是：先去了附近的一处废弃村落，然后穿过一处桥洞，最后沿山沟回到大山深处。”

在老虎脚印周边，交织着其他动物的凌乱脚印，无打斗痕迹，相互应该没有交集。

“这只老虎下山，估计是来干啥呢？”我问。

“应该是在寻找食物。”

由于对东北虎豹繁殖区域、定居区和关键迁移廊道实施最严格的保护措施，恢复东北虎豹迁移扩散廊道，增强栖息地连通性，增加野生动植物丰富度，改善栖息地质量，如今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已初步形成东北虎豹相对稳定的活动范围和繁殖扩散源地。冯利民介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的野生动植物种群增长迅速，包括东北虎、东北豹、棕熊、梅花鹿等众多珍稀濒危物种种群数量呈现增长态势，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形势喜人。

在人类有意识的保护之下，大自然

自我修复的速度和力量，常常超出人类的想象。2022年12月，国家林草局发布信息称，新监测到野生东北虎幼虎10只、种群数量在50只以上。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范围内，超过50%的区域有虎豹种群稳定活动，东北虎幼崽成年率由试点前的33%提高到目前的50%以上。伴随着中俄两国国际合作，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阿穆尔虎（中国称东北虎）的数量也在持续增加，不少活跃在中俄边境的密林，自由迁徙，并不时过境串门，甚至在中国境内生产繁殖。

从濒临灭绝到虎啸山林，如今，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已重现“众山皆有虎”的历史盛况。

然而，一个问题解决后，新的问题又随之产生。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东北虎种群快速提升的同时，人虎冲突逐渐显现出来，让人既担心又纠结。老虎本来处于陆地肉食动物食物链的最顶端，而以凶猛著称的东北虎，不仅有可怕的咬合力和惊人的奔跑速度，还善用战术性捕食。人一旦被老虎“锁定”，非死即伤，很难幸免。

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地区两个分局和吉林珲春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以及相关森林公安派出所座谈的时候，与会者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人虎冲突，并心有余悸地讲述了近期发生的巡护员与老虎遭遇、搏斗的情形。

目前能做的，首先是预警，尽量降低人虎相遇的机率。珲春地区已建立预警平台，就大型猛兽出没和人员活动时发布预警信息，在居民区、耕地周边与林区的交界处设置隔离带、卡口远程视频监控点以及生物预警装置；为确保人虎两安全，加强冲突防范宣传教育，

联合野生生物保护学会持续在农村社区和学校开展“遇到老虎怎么办”等主题的防范人虎冲突安全培训。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归根结底是要带给人类更加美好的生活。因此，妥善安排好原住民的生产生活，便成为一种必要和必须。目前珲春地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范围内，在山上散养的黄牛数量约为7800头，近来经常受到老虎的攻击。为逐步完成黄牛下山任务，珲春正建设牧业小区、养殖小区、繁育养殖示范园区等，主要以集中圈养的形式，将山上散养的黄牛引导下山。

森林生态系统有如金字塔，处在顶端的东北虎要生存，必须要有足够的底层资源作为基础，让食物链环环相扣。吉林珲春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专家推测，一只东北虎每年平均要吃50只至70只大型有蹄类动物，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占地面积理论上可容纳100只左右的东北虎。食物不足，会导致它们袭击散养的黄牛等家畜，甚至进入村庄觅食。

虽然常年从监控视频中与东北虎面对面，但冯利民在野外至今并未与之碰过面。那天带我们一起去查看老虎脚印的时候，他随手带着几个火焰信号弹，说是用作防身。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官网上，点击首页中的“冲突防范”主题，里面有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发布的“遇到老虎怎么办”的小常识。比如，老虎害怕噪音和声响，因此遇见老虎时，最好尽可能多地发出噪音，可以尝试大声讲话，或敲击金属、树木制造噪音，也可发射火焰信号弹或点燃鞭炮驱赶老虎……

“如果老虎决定要吃你，你绝对看不到它；如果你看到了老虎，那就表示它还没有下定决心！”我们无法窥见老虎的心思，但官网中这一段“切记!!!”的专门标注，着实让人后背发凉。

过犹不及的分寸，一向不好把握。近年来，野生东北虎频繁下山扰民，是否说明食物不足，以及是否因为老虎数量已经超出山林面积的承载量，目前尚无确切答案。

和谐共生是一种平衡。其实，人与自然之间是有边界的，合适的边界才可能达到动态平衡；打破平衡，可能导致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如何有效解决东北虎保护与人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处理东北虎豹栖息地保护与维护边境安全稳定、原住民生产生活等关系之间保持平衡，这是保护与发展中衍生出的新问题。

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共同发展，需要找到神奇且具魔力的“黄金分割线”。



## 临潭寒韵

郑彦英

正值大暑时节，上午从郑州出发的时候，气温高达38摄氏度，每一口呼吸都感到灼热难耐。下午到达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时，温度竟然只有12摄氏度，而且下着小雨，不仅不热，甚至有些凉爽了。

我是参加“中国作家看临潭·2023年中国作协文化帮扶小分队”来到这里，在临潭的一个星期，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临潭独特的气候条件在这里形成的“冷产业”。

在中国作协定点帮扶的临潭县池沟村，池沟村从柏林崖流淌下来，蜿蜒流过池沟村，我伸手到水里，立即感到冰凉，身子禁不住一个哆嗦，立即把手抽出来。在一旁的村民笑我怕冷，说：“这水是天然冰镇矿泉水。”说着双手捞起一掬水，咕咕喝下。

我担心他不会不拉肚子，他笑了，说：“省城的科学家化验了，这水是一级水。”

中国作协驻村的朋友点头应和，然后也掬了一掬水喝了。嘴上挂着水珠说：“这水硬，矿物质绝对丰富。”我不禁也掬了一掬，到嘴边，先尝了小小一点，冰凉，有点甜，于是咕嘟喝了下去。

突然发现河里有几条鱼在游，大小不等，最大的近一尺长，小的就几寸，也不怕人，由于水清，鱼的形态一览无余，水流急，鱼游得也急，憨态可掬的样子。我问刚才掬水喝的村民：“这鱼是不是野生的？”他笑说：“有野生的，也有养的，反正我们把鱼苗往河里一放，就不管了，一两年后就长成斤把重

了。”驻村的朋友告诉我：“这里冬天最冷零下20摄氏度，夏天最热也就20多摄氏度，所以适合养虹鳟鱼。”

我立即想到前天晚上在街上饭铺里吃过的清蒸虹鳟鱼，肉质细嫩，却不是那种入口即化的嫩，反而有嚼头，给人慢尝细品的空间。这就是冷水鱼的特别之处。

小河外有一片麦田，小麦已经呈现出金黄的颜色，应该到了收割的时候，我便走了过去。丘陵地带的小麦田是一层一层的，我到了其中最近的一层，几个村民正在收割，用镰刀把麦割下来，扎成束，头朝上搭成塔状，再割几束，头朝下搭在刚才头朝上的小麦上面。

一个村民憨厚地朝我笑，我一问，知道他叫冯吉德，是这片土地的承包人，他说：“这样搭放小麦是为了晾干，搭成塔状是为了防雨。”我问他：“一亩地能收多少斤？”他说：“七八百斤。”然后笑笑说：“我没使太大劲，使过太劲的，能收一千多斤。”

我以为这是春小麦，说：“春天种的小麦能有这个收成也不错。”他连连摆手说：“这是冬小麦，春小麦大不如冬小麦。”我说：“这里夏天都这么凉爽，冬天还不把小麦冻死？”他摇摇头说：“冬天最冷零下20度，我这小麦皮实，一点小事都没有。”说着扬起手：“冬天大雪多，厚，被子一样盖在小麦上面，到了春天雪才消，小麦在雪下面暖暖和和地分蘖，我查了一下，一株小麦到了雪消，能分蘖7到10株，春小麦就达不到这么大的量。”

我说：“在中原，有个谚语，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这边种麦是不是这个时候？”他点点头，连说：“一样一样，也是秋分种，大概就是国庆节前后。”

我愣怔了一下，说：“中原的小麦在芒种就收了，一般成长时间225天，这边——”我沉吟着，心里就有了数字：“这边的小麦要长300天左右，比中原的小麦整整多长75天左右，这可了得，多长了一季庄稼，绿豆一季从种到收，才60天。”

老冯看着我，片刻，低了一下头，说：“我一直不知道我这儿的小麦为什么比中原的小麦好，原因在生长期长呢！你这一说我知道，多70多天呢！”

我拿起一条麦穗，在手里揉了一下，一吹，麦壳子飞了，麦粒剩在手里，阳光照着，麦粒鼓着饱满的肚子，如婴儿胖手一样，闪着迷人光芒。我撂了几颗在嘴里，嚼了几下，让麦粒在嘴里回着味儿，便觉着一股特殊的麦香在喉咙口回荡，忍不住咽了下去，感叹道：“好，太好了！”又补充道：“有麦的香，还似乎有其它香味，应该是——”我想了想说：“是山野气息吧。”

老冯笑了：“我们庄稼人说不过来那么多，就知道个好。”我和老冯合了影，走的时候，老冯约我一个星期后到他家吃新麦面，说着指指田埂上的灰菜条：“再拌几个凉菜，喝一盅。”我本来想答应，但是这次行程有限，便表示了感谢。

返回郑州后，我多次想起临潭的麦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上海师大毕业后留校，担任一份教育杂志的编辑。记得是1987年的一天，编辑部新来了一位翻译朱碧恒老师。她年近半百，娴雅低调，一开口，马上让人领略到她的见多识广。上世纪60年代初，她从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就被分配至北京工作，长期在新华社国际部任英语翻译，还出版了不少译著。

数日后得知，朱老师的先生就是本校文学研究所引进的法国文学专家郑克鲁，而其曾祖父郑观应，则是晚清大名鼎鼎的启蒙思想家。

每当在校园碰到他俩时，身材魁梧的郑先生总爱问我在看什么书。他学识渊博，有问必答，毫无架子。那时起，我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郑先生也成了我的恩师。

郑先生出生于澳门，因其父在海关工作，常换地方。他先在海口读了两年小学，随父转至上海，一直念到华东师大一附中毕业，考取了北大法语专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研究生，师从著名作家、翻译家李健吾，毕业后留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们回到了阔别数十载的上海。有一天晚上，他们伉俪带我出席一个出版界朋友的聚会，使我大开眼界。回家的路上，儒雅的恩师关照我，老呆在象牙塔里不行，要广交文化界朋友。他可是一名大学者，无微不至地关心一名助教的成长，使我感动。

自从1990年漂洋过海后，与恩师的交往少了。直到近年微信的兴起，我又与他们密切联系上。他还拉我进了“郑门一家亲”微信群，与一百多位师友交流，让我对恩师有了更多了解。他先后担任上海师大文研所所长、中文系主任，荣膺法国政府颁发的教育勋章，因出色翻译《第二性》被授予“傅雷翻译出版奖”。

近年，我每次回上海探亲，都会去母校拜访他们。恩师虽已退休，仍笔耕不辍。二老每天都泡在校园，早晨到光启楼办公，午饭在教工餐厅解决，下午继续翻译，直到傍晚回家，一天工作6小时左右。他们每天携手并肩，拖着拉杆箱进进出出，已成了校园的一道独特风景。

恩师常感慨时间太宝贵了，要把精力放在真正的经典上。他劝他要注意身体，他心平气和地说：“我会译到不能再译了，生命就是要给世界留下东西！”

2018年4月，是恩师的大喜日子，商务印书馆出版了38卷《郑克鲁文集》。上海师大特别举办研讨会，我因拍片未能赶回国，但在群内看到了报道。

恩师“倾一生，为一事”，译作影响了几代人，作品耳熟能详，如《基督山恩仇记》《茶花女》《悲惨世界》等。他的学术造诣同样令人叹为观止，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已成经典教材。

2019年我回国三次，与他们见了好几次面。二老还在家里招待了我两次午饭。鉴于我在影视剧创作上取得的小小成绩，那年5月，恩师在电话里提出，让我担任电视连续剧《郑观应》的项目顾问，我欣然接受。

我立即上网补课，研读郑观应的资料。他浮沉商海半个多世纪，除了是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他的《盛世危言》堪称一部富国强民的变法大典，对“戊戌变法”起到了先导作用，影响了康有为、孙中山等人。

恩师曾与我提及，曾祖学贯中西，富思辨天赋，所以才有一百卷全史式的《盛世危言》。而他的思考与写作才能，或许遗传了曾祖的基因。在郑观应后代中，唯有恩师从事文科并成为大学者，无疑，他传承了曾祖的文学、教育衣钵。

一个月后，传媒公司在上海举行仪式，聘我为《郑观应》的项目顾问。恩师酷暑出席。那天，郑家后代向我介绍了澳门的祖屋，还给我看了视频。原来，“郑家大屋”由郑观应之父于1881年筹建，占地4000平方米，有60多间房，郑观应就在此编成《盛世危言》。上世纪60年代，郑家后人分散各地，大屋被分租出去。到了本世纪初，澳门特区政府进行了8年的修复才对外开放。

由此，我盼望有朝一日去参观“郑家大屋”。一旁的恩师说，他就在那儿度过了幼年时期，一百多米长的建筑已成为澳门标志性文化景观，作为澳门历史城区的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他希望电视剧《郑观应》到那儿取景拍摄。

我与恩师交谈时表示，早在1894年，郑观应就首次提出在上海办世博会的设想，直到2010年才圆梦，希望在电视剧《郑观应》中有所体现，得到了他的肯定。他感慨道：“曾祖真的很了不起，那么早就提出要办世博会。五叔公在世时，也常谈起世博会的梦想。我们家四代人的世博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紧紧相连的。”

朱老师告诉我，上海世博会申办成功后，恩师就开始忙碌了。他是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亲自带队翻译关键资料，夜以继日，历时数年，为保障世博会筹备工作的有序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20年9月20日，惊闻恩师病逝，享年81岁。恩师是法国文学研究、翻译的泰斗，在翻译、教学和研究三大领域同时取得卓越成就，他的离世，是中国文学界、教育界的巨大损失。

2022年是郑观应诞辰180周年，7月底，广东多个部门联合在他的家乡中山市三乡镇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朱老师第一时间传来了活动的视频。再次回看郑观应的80年恢弘人生，其思想主张、家国情怀，仍具极高的当代价值，闪耀着跨越时空的光芒。

## 忆恩师

孙博（加拿大）

